

台湾纯爱言情季——

傲霜盼月心

卫小游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台湾最  纯爱 言情季

傲霜盼月心

卫小游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傲霜盼月心 / 卫小游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4

(台湾纯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5109-6

I. ①傲… II. ①卫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3785 号

书 名 傲霜盼月心

著 者 卫小游

责任编辑 胡 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75

字 数 115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109-6

定 价 1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楔 子

很多人都说，沈银仙是个很有福气的女人。在成为寄啸山庄庄主夫人之前，她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、如你我一般在红尘俗世中打滚的凡夫俗女，眼、耳、口、鼻一样也不缺，所以一样无法惊世骇俗。

可是当她成了扬州第一名庄——寄啸山庄的女主人后，很多人便说，沈银仙真是个好福气的人。

她很美，可是世上美的人毕竟不止她一个。人说她好福气，是因为她为易家产下了三名男丁——易家向来是一脉单传的。

人说归人说，但沈银仙自己却不这样认为。因为她虽生了三个儿子，可这三个家伙却搞得她往后的岁月难觅安宁。

而她的第二个儿子，尤其令她烦恼。她担心他会活不到成年便夭折。

易盼月是易家的二少爷。但奇怪得很，他的母亲沈银仙自小有病痛，而他的父亲易龙淮更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，照常

理说，他们的儿子不可能会像易盼月这样是个禁不起风雨的药罐子；可是易盼月那张得尽其夫妇真传的漂亮面孔，又一再地说明他确确实实是易家人毋庸置疑。

易盼月天生就是体弱多病的易家异质，为了他的体质，不知费煞多少珍贵的药材，更遑论多少苦心。多少青丝变白发，都只盼他平安活下去。

偏偏天不从人愿，沈银仙的忧虑还是来临了。

很多人都说，易盼月是上天错给人间的骄子，老天爷舍不得让他离天太久，终于还是决定把他要回去。

那年，易盼月十二岁，在瑞雪初降那样美丽的时节里身染恶疾。易家请遍所有扬州城的大夫来医治他，希望保住他的生命；但是所有的大夫却只能赧颜抱歉，因为，他们连易盼月患的是什么病症皆无法诊出，又要如何“对症下药”呢？

当扬州城所有的大夫皆摇首离去后，易家人的心也凉了半截。

他们不会放弃挽救易盼月垂危、不堪一击的生命；但是，时间根本不允許。

没错，易家有能力再延聘更多医术高明的大夫，但易盼月脆弱的身躯却无法再等待下去了。

人说易盼月是阎罗王执意要拘提的魂魄，而阎罗王要的人，恁是再怎么挽救亦是药石惘然。

雪停的那天，易家出现了一个无名的郎中，自称他有办法医好易盼月的病，但是病人必须随他而去；半信半疑之下，易家人不敢轻易冒险，只留那无名的老郎中在易家住下，怕的是错失了拯救易盼月的一线生机。

然而隔天，那无名郎中便失去了踪影——连同重病的易盼月一块消失在白茫茫的天色中。

白雪皑皑积了一地，千里无痕……

1

冬寒，风刺骨的冷。白茫茫一片雾凇沆漭里，雪覆住了山间林树；漫漫雪景，似乎连空气也冻结了。如果不是那件青色的棉袄在这样一片白的雪地中太过显眼，任谁也察觉不出站在雪地上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

一个身着青袄的少女，似乎已在雪地中待了很久的一段时间。

“少主——”一名老者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少主，天冷啊，求您别再站下去了。”

少女面无表情地开口：“药奴不是个不识规矩的人。”

老者为难地道：“易盼月曾有恩老奴，老奴……”

“这与我有关吗？”少女冷然地说。

老者闻言，双眼垂了下去。

没错，药奴是有恩于她，但易盼月却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算她有能力医好易盼月的病，并不代表她就愿意医治。哪怕他是看着她长大的人……

冷傲霜缓缓地转过身来，张大一双冷然的眼。“把他带走吧，我不想脏了这块地方。”她轻旋身，像魂一般离去。

“少主！少主！”药奴追喊着少女离去的身影，终究徒劳无功。

易盼月怕是救不活了，即使他离能救他的人这样的近。

他无奈地摇首叹息。难道说真如人所言，易盼月是阎罗执意要拘提的人？短短十二年的生命，就是他一生的终结？

老者转身踱回自己的石室，只见易盼月躺在石床上，连呼吸都那样的浅，胸口微弱而短促地起伏着；远望过去，躺在石床上的瘦小身子倒像一具尸首。

老者走近床边，执起易盼月瘦黄的小手臂——

脉象太乱！他行医这么多年，还不曾见过像易盼月这样的例子。

他跟之前诊治过易盼月的众多大夫一样，也找不出易盼月究竟得了什么病症。

他曾怀疑过易盼月或许不是病了，而是遭人下毒；但是，在他身上却又找不出一点点中毒的迹象。

床上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打断了老者的思绪，他从柜中取出一只麝香盒，里头装了十来枝极细长的银针。

无名郎中多年在大江南北行医，依仗的是其本身精湛的药学知识及丰富的治病经验，而受过他恩泽的人不少，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无名郎中最拿手的是针灸。

他扶起易盼月，解开他身上汗湿的中衣，银针瞬间插入易盼月周身的各大穴位。金木水火土，阴阳五行，相生相克；他用的正是江湖民间早已失传的“五行针疗法”。

易盼月得以存活至今，全赖这针疗法暂时护住他的心脉。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半死人，无名郎中能做的，也就这么多了。

忽地，易盼月双眼暴睁，一口乌血自他嘴角溢出。无名郎中见状，忙封住易盼月的要穴；待定睛一看，所有插在易盼月身上的银针竟变成乌黑的颜色，一丝丝的乌血正顺着银针一点一滴地流出，腥臭的血染了满床。

无名郎中惊异地看着这突来的变化，原本打算收回银针的手悬在半空中，久久才颓丧放下。

易盼月恐怕是活不过今晚了……

如果世上还有人救得了易盼月，那个人绝对非冷傲霜莫属。

究竟是什么样的病连药奴也无法诊断？冷傲霜也相当好奇。

截止到目前为止，世上只有一种病是她治不好的，这病叫做“丧心病狂”；也只有一种人是她救不活的，“死人”是这种人的通称。

连“百医神宫”的药奴都摸不着头绪的病，冷傲霜心里亦想一窥究竟。

她冷漠地站在易盼月躺着的石床前，看着床上所沾的乌血。

腥臭近黑的血，着实诡异。

诊过易盼月的脉象后，冷傲霜一张原本缺乏喜怒哀乐的脸孔隐隐蹙起了双眉；那是一双极秀气的柳眉，生在她的脸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五毒蛊！一种比世间所有的毒都还要毒的毒蛊，一种早不该出现在中原的西域毒物竟然会在易盼月的体内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是五毒蛊，难怪连药奴都诊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五毒蛊不似一般的苗疆毒物，需要借人为的操纵来置人于死地；但是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更显得它的可怕。下蛊的人只要完成下蛊的工作，就可以以逸待劳，等着收尸就行了。这种毒蛊没有解药，被下蛊的人如果想活久一点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继续喂毒。一般人不知道五毒蛊，且被下蛊的人在症状上完全难以诊断；如果以药物进行治疗，反而会加速病人的死亡。

血液已经由红转黑的易盼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

易盼月睁开眼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——一名美丽的少女低垂着头似乎在思考什么，而她的一双明灿大眼正盯着他看。

这是一张比千年寒冰还要冷的容颜。

易盼月犹记得那生在天山寒处的雪莲。那是他还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回他生了一场大病，他爹托人从域外带回了一朵雪莲花，白色的花瓣散放着专属于雪冰的寒气；冰可以融化，雪莲却不枯萎，犹似冰封千年的化石。

冷傲霜知道易盼月醒了，却仍一动也不动地盯着他瘦小枯黄的脸颊。她看着他，是因为那张瘦黄的稚脸上镶了一双如星般清亮的眼睛。

干净！她从很久以前就没再见过如此干净的眼睛了。是稚龄的缘故吧，孩子总是天真可亲——因为无知。

冷傲霜陷入自己一厢情愿的思绪中，她似乎忘了她也不过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女。上个月药奴才为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成年礼，也让她正式成为“百医神宫”第八代的传人。

一个只剩下主仆二人的“百医神宫”，说来实在可笑。

“你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冷傲霜看着易盼月清澈的琥珀色眼眸，音量虽不大，连唇角似乎都不曾扯动过一下；但，还是足够让易盼月听个明白。

易盼月闻言并没有太惊愕，因为他从很久以前就想过他或许没有办法活得太长久。从有记忆以来，包围着他的就是“病”。

他没办法像其他兄弟一样拜师学艺，只能在身体较好时由人背着他到花园晒晒太阳，感受一下生育他的大地唯一带给他的温暖；也只有晒太阳的时候，他才觉得自己还是活着的。

每晚入睡前，他都必须做好这一睡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的准备。

对于随时准备“受死”，他是不陌生的。

易盼月点点头，却不明白眼前的姑娘为何要这么问。

冷傲霜有点惊异他冷静的回应。随即，她掩去那一抹不该出现的情绪。

“你有一双干净的眼睛，早点死去倒也好。若等你长大，这么干净的眼睛可能就再也不存在了。”她转过身去，似是喃喃自语。

易盼月睁着一双眼，四处搜寻着什么，忽而他开口道：“这位姊姊，你知道无名爷爷到哪去了吗？”

“药奴？”冷傲霜转过身再次看向易盼月那张瘦黄的脸，心想药奴曾受恩于这孩子？未免也太可笑了。一个连自身都难保的半死人有什么能力帮助“百医神宫”的人？

药奴好大的胆子，为了要她救他，竟敢对她扯谎！这已是一种背叛。

“药奴？”易盼月的一张小脸满是不解。谁又是药奴？这跟无

名爷爷有什么关系？

冷傲霜并未理会易盼月不解的询问，她的心思还停留在被背叛的认知里，只因药奴从不欺骗她的。

“这里是哪里？无名爷爷呢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执意询问的背后，其实他想知道的是眼前这女子究竟是什么人？

跟着无名爷爷离开扬州到这地方来也近十日了，他却从没见过眼前这个女子。她到底是什么人？

无名爷爷曾经告诉过他，他会带他来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医好他的病，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个人或许救得了他；但这个人是谁？每当他一提起，无名爷爷总会沉默地摇摇头。他知道那所代表的意义——他会死，因为能救他的人并不愿救他。

是命吧。上天如果要他死去，他不会有怨怼。

他早就有死在这不知名的荒山中的准备了。不回扬州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死会带给很多人痛苦；与其如此皆是要死，那还不如沉默地离去。

可是在死前，他想知道眼前这个如冰似霜……不，比霜雪还要冻人的女子究竟是谁？

对于这种莫名的执著，易盼月不知当作何解释。

执著，就是一种执著吧。

说不定她就是无名爷爷口中那个能救他——却不愿救他的人；但，可能吗？她看来比自己大不了多少。

“一个将死的人不必知道太多。”冷傲霜口中吐出毫无暖气的言语。

如果听者有意的话，这种话是很伤人的。

易盼月不以为然地笑了笑。他这笑容假若能再过个几年，将会成为女子所眷恋的；只可惜他已是个半死人，再活也活不了多久。

何妨一试？易盼月有个直觉——

“你为什么不肯救我？”

冷傲霜全无表情地反问：“我为什么得救你不可？”

真被他给猜对了。但是这种冷酷却教他不觉心寒。

“我倒觉得是你没有能力救我吧？我的命可是阎王执意要拘提的。”易盼月苦笑了出来。扬州到处都在流传这种说法，似乎他当真蒙天厚爱。

“五毒蛊对我而言并不是难事。”冷傲霜悠悠地说：“如果百医神宫还在……救你一个，于我又有何难？”但是百医神宫在五年前就已经成为历史了，看她，多讽刺！她确是百医神宫第八代的继承人啊，但却与一个失去国家的君王同样可笑。

她恨！她怎能无恨？

就因为百医神宫的存在对江湖上的毒门毒派有着太大的威胁，所以在一夕间，百医神宫上下三百口全数遭到杀害；而平时那些广受百医神宫恩惠的名门正派，又做了什么？

百医神宫向来表示不过问江湖世事，他们只救人。宫里的大夫个个都身怀一身的好医术，白道人来求助，百医神宫必尽绵薄之力；邪道人来求助，百医神宫也不会拒绝。

好人的命是命，坏人的命也是命，救人是 shouldn't 心存等差的。从前她所受的便是这样的教诲。

但是事实却告诉她，救人还不如救一条狗。狗若忘恩负义，顶

多咬你一口；人若忘恩负义，却要教你死都不晓得是怎么死的。

从那年起，她继续钻研更高深的医术，但拒绝再替任何人治病。

而药奴是个傻子，直到现在他还抱持着医者当慈悲为怀的心，化名无名郎中，跑遍大江南北地为人看病，真傻！

冷傲霜万分不屑地撇了撇嘴。

“不救你是因为我看你不顺眼。”冷傲霜故意又说。不知怎地，易盼月看人的眼神有一种似欲窥破一切的了然；而她，极度不喜欢这种了然。

易盼月想再说点什么，怎知胸中一股气血突然上涌，一阵晕眩，他从石床上摔了下来，口角又开始溢出腥血。

冷傲霜直觉地伸手去扶他，易盼月勉强睁开眼，似笑非笑地看了冷傲霜一眼。

他知道她不是绝对的无情，毕竟笑意是隐藏不住的，此时易盼月的神情正综合了痛苦和笑容。

冷傲霜从他的神情中察觉了他的想法，她眉心微蹙，放开了扶住他的手，冷漠地任凭他忍受蛊毒的侵害。

她不会为了他而破除自己不再替人医治的决心。

易盼月痛苦地在床上翻滚，重新换上的中衣早又染满了腥血。

冷傲霜不自觉地叹了口气，这世间有太多无法用常理来推论的事实。

以前，受过百医神宫恩惠的人对百医神宫袖手旁观；而现在，她冷傲霜对一个垂死的病人亦如此。百医神宫何罪？易盼月何罪？难道这就是天意吗？如果是，那么上天又何尝有一丝眷顾人

情之意？

冷傲霜踱出石室，不再看里头易盼月痛苦的挣扎。

药奴从雪地那头赶了过来，见到刚从石室出来的冷傲霜时难掩心中的惊讶。难不成她愿意救易盼月了？

“霜儿——”

冷傲霜当场泼了他一盆冰水。“他在里面，大概快断气了。”

药奴实在不愿意相信，眼前这个他一手照顾到大的女孩怎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？

“少主，看在老奴的薄面上，请您救救那孩子。”药奴当场跪了下来。

冷傲霜无情道：“你这又是何必？你明知就算你以死相求，我也不会救他或是任何人，这在很久以前你就应当知道了才是。”

“难道真要老奴一命换一命，您才肯救救那孩子吗？霜儿，规矩是人定的，您又何必固守？过去毕竟都过去了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不，过去还在这儿。”她纤指指着脑袋。“我从不曾遗忘。”

药奴闻言不禁苦笑。“那么，就请您救救那孩子吧。”

说罢他便当着冷傲霜的面将身上的匕首毫不迟疑地刺进自己的胸口，动作快得连冷傲霜都来不及阻止。

易盼月一走出石室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场面——鲜血自药奴的胸前喷出，染红了冷傲霜一身的青衣，也染红了白皑皑的雪地。

“无名爷爷——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易盼月是听到室外的交谈才勉强走出石室的，却没想到竟会见到这样一幕血腥的场面。

他跌跌撞撞地冲过去，想要扶起倒在血泊中的药奴，无奈体内

蛊毒又发作，痛得他滚倒在冰冷的雪地中。

冷傲霜已经呆滞了，她举起手拭去那沾在脸上的黏腻，才发现那是鲜红色近乎凝固的血，是从药奴的胸口流出来的。她眼神一转，看到躺倒在雪地上的两个人，很久不曾出现过的心慌正无情地向她袭来。

她奔上前扶起倒在血泊中的药奴，迅速地封住他身上的要穴替他止血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呀？”她已经心慌无绪了。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，不知哪来的固执，使她拒绝让眼眶中的冰冷掉下来。

药奴勉强地逸出一抹苦涩的笑。“老奴记得……您一命换一命的誓言……就让……咳咳……就让老奴这条不值钱的命……来换易盼月往后数……数十年的人生吧。”

“你真傻！”冷傲霜再也无法冷如冰霜了。她心焦地一边替药奴止血，一边口无遮拦地怒骂着，也顾不得那自脸庞滑落而下的是汗还是泪。

该死！伤口太深、太大，止不住血。

“药叔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药奴勉强伸出手轻抚冷傲霜的脸颊。“咱们百医神宫的人向来不愿欠人恩情的，记得吗？”

冷傲霜在霎时怔愣住……难道易盼月真有恩于药奴？

冷傲霜不情愿地咬紧了牙点头。

“记得……要救他……”药奴的气息转为粗重短促。“药奴……以……后不……不能再服……侍您了……你……要好好活下去——”

“不！你如果死了，我谁都不救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不准死、不准死！”冷傲霜无法止住药奴大量的出血，她突然站起身奔进石室中，似乎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。

片刻，她从石室中冲了出来，手中拿着一只瓷瓶。

“药奴，你不会死，霜儿会救你的。”

她手上拿的正是止血及愈合伤口的良药。

在冷傲霜拼了命的抢救下，药奴没有随即死去；但是匕首入肉太深，伤及内脏，休养一段日子是免不了的。

药奴以自己的性命为注，冷傲霜再如何无情，也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从小便照顾她至今的药奴在她面前死去。

就这样，易盼月好运地捡回了一条命。

一条阎罗王执意要拘提的灵魂，在冷傲霜的手中被留住了。

* * *

“孩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救你吗？”药奴的伤势较稳定以后，曾这么问易盼月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易盼月摇头道。

他是曾听说过自己曾帮助过无名爷爷，但是他却连一点印象也没有，而他也不认为无名爷爷救他仅止为了“报恩”；隐约中，他总觉得还有什么。

药奴笑问道：“你看我还能活多久？”

药奴已经将近七十岁了，练武的身体虽使他比一般人看起来强健一点，但总是个“老人”了，而凡是人都会死的。

易盼月不明白药奴为何会突然这样问他。他沉思着，考虑该如何回答。